

二十五史

精编

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元太祖成吉思汗。②布浑察儿：蒙语译音，汉语意即许亲酒。③阿兰塞：地名，大约在今蒙古境内。④亦刺合：克烈部人，汪罕之子。⑤怯里亦部：也称克烈部，辽、金时代活动于蒙古高原的部落。⑥董哥泽：地名，大约在今蒙古境内。⑦河西：地名，在今鄂伦河西。⑧乃蛮：十一二世纪蒙古高原西部操突厥语的部落。⑨哈丁里：地名，在今蒙古境内。⑩班朱尼河：河名，大约在今克鲁伦河下游。⑪哈刺浑山：地名，在今蒙古境内。⑫哈兰真沙陀：地名，在今蒙古共和国东方省南境内。⑬札木合：曾经为成吉思汗盟友，后与他决裂，投奔汪罕、太阳罕，最后兵败身死。

【译文】

癸亥年，汪罕父子想阴谋杀害皇帝铁木真，于是派使者前来说：“以前所商议的婚姻之事，现在想答应，请求您来喝许亲酒。皇帝铁木真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就带领十几名骑兵前去赴宴。到中途的时候，心下有些怀疑，就命令一名骑兵前往表示感谢，太祖自己返回来了。汪罕的阴谋既不能成功，当即就商议发兵来进犯。养马人乞失力知道后，秘密地同他弟弟把带一齐来告诉太祖铁木真。太祖当即快速进军至阿兰塞，并把军事物资全部转移到其它地方，派折里麦作为前锋，等待汪罕军一到就整顿部队出战。前锋部队先与朱力斤部相遇，接着与董哀部相遇，再接着又与火力失烈门部相遇，将他们都击败了；最后与汪罕本部落的军队相遇，又将他们击败。汪罕的儿子亦刺哈看形势危急，急忙上来助阵，前锋部队中有人射中了亦刺合的脸颊，太阳罕于是收兵撤退。怯里亦部落的人于是弃汪罕前来投降皇帝铁木真。

汪罕大败而回后，太祖铁木真也将部队撤回在董哥泽这地方驻扎，并派阿里海前去责问汪罕：“你被你的叔父菊儿罕所驱逐，困顿窘迫前来归顺，我父亲立即进攻菊儿汗，并在河西打败了他，他的土地与百姓全部都收服给了你。这是对你大大有功的第一件事情。你被乃蛮部落攻打，一直向西逃走。你的兄弟札阿绀孛在金国境内，我屡次派人请他返回来。等到了之后，又被蔑里乞部落的人所威逼，我请求我的兄长薛彻别吉和兄弟大丑前去杀了他们，这是对你大大有功的第二件事情。你困窘不堪前来投奔我时，我经过哈丁里，每次夺得那些部落的羊、马、资财，全部都给了你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就让你部落的人吃得饱，马养得肥，这是对你大大有功的第三件事。你不通知我就去进攻蔑里乞部，大胜而归，未曾分给我一点点战利品，我不把它放在心上。直到你再次被乃蛮部落打得大败的时候，我派了4员大将夺回了你部落的百姓，重新帮你建立了你的国家。这是对你大大有功的第四件事情。我征讨朵鲁班部落、塔塔儿部落、哈答斤部落、散只兀部落，就像海东猛禽去攻击天鹅和大雁一样，只要看到就没有不被抓获的，只要获得了胜利品就一定送给你一部分。这是对你大大有功的第五件事情。这五件事情都有清清楚楚的证据，你不报答我就罢了，现在却恩将仇报，反而发兵攻打我。”汪罕听了这些话后，对儿子亦刺合讲：“我以前说的话是怎么样的？我的儿子你应该记住。”亦刺合说：“事情形势发展到今天这样，一定不会轻易了结，只有竭尽全力同他们战斗。我们胜了就可以吞并他们，他们胜利了就可以吞并我们。多说话又有什么用。”太祖铁木真派使节到汪罕那里后，便出兵攻击，俘获了弘吉刺部落附属的潮儿斤部落，然后继续前进。到达班朱尼河边，河水那时正十分浑浊，太祖铁木真喝下浑水后和众人一齐宣誓。有亦乞烈部落的人李徒，被火鲁刺部落所击败，因为遇到了太祖铁木真，就和他结成同盟。哈撒儿居住在哈刺浑山，妻子和儿女被汪罕所掳走，他带着最小的儿子脱虎逃走，不久，粮食没有了，就到处找鸟蛋作食物，他也来河边和太祖铁木真会盟。当时汪罕的形势鼎盛强大，太祖铁木真的势力稍微弱一点，胜败并不可能预知，众人很有些害怕。凡是一同喝了河水的，都叫做饮浑水，意思是说曾经一同经历过艰难险阻。汪罕的军队又来进攻，太祖铁木真同汪罕在哈兰真沙陀展开激战，汪罕被打得大败。他的部下按弹、火察儿、札木合等人图谋刺杀汪罕，没有成功，便逃到乃蛮部落去了。答力台、把怜等部落的人则谦恭地前来归降。

纳真报仇

李端叉儿^①歿，子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嗣^②，生子曰咿撚笃敦^③。咿撚笃敦妻曰莫挈伦，生七子而寡。莫挈伦性刚急，时押刺伊而部有群小儿掘田间草根为食，莫挈伦乘车出，适见之，怒曰：“此田乃我子驰马之所。群儿辄^④敢坏之邪。”驱车径出，辄^⑤伤诸儿，有至死者。押刺伊而忿怨，尽驱莫挈伦马群以去。莫挈伦诸子闻之，不及被甲，往追之。莫挈伦私忧曰：“吾儿不甲以往，恐不能胜敌。”令子妇载甲赴之，已无及矣。既而果为所败，六子皆死。押刺伊而乘胜杀莫挈伦，灭其家。唯一长孙海都尚幼，乳母匿诸积木中，得免。先是，莫挈伦第七子纳真，于八刺忽民家为赘婿，故不及难。闻其家被^⑥祸，来视之，见病妪十数与海都尚在，其计无所出。幸驱马时，兄之黄马三次掣套竿逸归，纳真至是得乘之。乃伪为牧马者，诣押刺伊而。路逢父子二骑先后行，臂鹰而猎。纳真识其鹰，曰：“此吾兄所擎者也。”趋前给^⑦其少者曰：“有赤马引群马而东，汝见之乎？”曰：“否”。少者乃问曰：“尔所经过有鳧雁^⑧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曰：“汝可为吾前导乎？”曰：“可”。遂同行。转一河隈^⑨，度后骑相去稍远，刺杀之。繫^⑩马与鹰，趋迎后骑，给之如初。后骑问曰：“前射鳧雁吾子也，何为久卧不起耶？”纳真以鼻衄^⑪对。骑者方怒，纳真乘隙刺杀之。复前行至一山下，有马数百，牧者唯童子数人，方击髀^⑫石为戏。纳真熟视之，亦兄家物也。给问童子，亦如之。于是登山四顾，悄无来人，尽杀童子，驱马臂鹰而还，取海都并病妪，归八刺忽之地止焉。

（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李端叉儿：人名，成吉思汗十世祖。②嗣（sì）：继承。③咿撚（niǎn）笃敦：人名。④辄（zhé）：总是。⑤辄（niǎn）：同“碾”。⑥被：加于……之上，引申为蒙受。⑦给（dài）：哄骗。⑧鳧雁：鳧，野鸭。雁，大雁。⑨隈（wēi）：山或水弯曲的地方。⑩繫（zhì）：用绳索拴住马足。⑪衄（nǚ），鼻子流血。⑫髀（bì）：大腿，引申为大。

【译文】

成吉思汗的十世祖李端叉儿死后，他的儿子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继承了他的事业，并生一子，名字叫咿撚笃敦。咿撚笃敦的妻子名字叫莫挈伦，她生了七个孩子后丈夫死了。莫挈伦性子刚烈急躁。当时押刺伊而部落有群小孩子在她家的地里挖草根作为吃食，莫挈伦乘车外出，恰好看到了，大怒道：“这地方是我儿子们跑马的场所，这群小家伙竟总敢来破坏它。”她于是驱车直往那群小孩碾去，碾伤了那群小孩，并且还压死了人。押刺伊而部落的族人非常愤怒，将莫挈伦的马群全部赶走了。莫挈伦的几个儿子听到这件事，来不及披上铠甲，就前去追赶。莫挈伦暗暗担心道：“我的儿子们没有穿上铠甲就前去迎战，恐怕不能够战胜敌人。”于是叫儿媳们去送铠甲，但已来不及了。不久果然被打败了，六个儿子全部战死了。押刺伊而部族乘胜杀了莫挈伦，并灭掉了她全家。唯有一个最大的孙子海都年龄还小，被他的乳母藏在一堆柴木中，才得以幸免。开始，莫挈伦的第七个儿子纳真到八刺忽的一户人家中做了上门女婿，所以没遭到这次灾难。纳真听到他全家遭到灾难后，便回家探望，看到只有十几个受伤的妇人与海都还在，不知怎么办。幸好押刺伊而部族的人赶走马的时候，他哥哥的

黄马几次拖着套马横杆跑了回来。纳真这样才能够骑上它。他假装成牧马的人，前往押刺伊而部落。在路上纳真碰到父子两人骑着马一前一后驾着鹰前去打猎。纳真认出了那只鹰，暗道：“这鹰是我哥哥所有的。”于是快马上前，哄骗那少年道：“有一匹红马引着一群马朝东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”那少年回答说：“没有看到。”少年便问纳真：“你经过的地方有野鸭和大雁吗？”纳真说：“有”。少年问道：“你可以为我在前面带路吗？”纳真回答说：“愿意”。于是一同前行。转过了一处河湾，纳真估计后面骑马的人离得稍远了些后，便杀掉了那少年。系住了马和鹰后，纳真又骑马去迎那后面的骑马者，并像开始那样骗他。后面骑马的人问纳真：“前面那个射猎野鸭大雁的人是我儿子，为何俯卧那么久还没有起来？”纳真回答说他的鼻子在流血。骑马的人于是大怒，纳真乘着空子杀了他。纳真又往前走，到了一个山下，看到几百匹马，仅有几个孩子在放牧，他们正在玩石子击石碑的游戏。纳真看到那些东西很眼熟，好像也是哥哥家的东西。于是哄骗那些孩子说出了实情，结果证实确实是。纳真于是登上山坡四面看了看，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人。纳真于是杀掉了那些孩子，赶着马驾着鹰返还，带着海都和受伤的妇人回到了八刺忽部落的土地上。

兵戈相见 只缘马乳

帝^①会诸族薛彻、大丑等，各以旄车载湏酪，宴于斡难河^②上。帝与诸族及薛彻别吉之母忽儿真之前，共置马湏一革囊；薛彻别吉次母野别该之前，独置一革囊。忽儿真怒曰：“今不尊我，而贵野别该乎？”疑帝之主膳者失丘儿所为，遂笞之。于是颇有隙。时皇弟别里古台掌乞列思^③事，播里掌薛彻别吉乞列思事。播里从者因盗去马鞞，别里古台执之。播里怒斫别里古台，伤其背。左右欲斗，别里古台止之，曰：“汝等欲即复仇乎？我伤幸未甚，姑待之。”不听，各持马乳槿疾斗，夺忽儿真、火里真二哈敦^④以归。薛彻别吉遣使请和，因令二哈敦还。会塔塔儿部长蔑兀真笑里徒背金约，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之北走。帝闻之，发近兵自斡难河迎击，仍谕薛彻别吉帅部人来助。候六日不至，帝自与战，杀蔑兀真笑里徒，尽虏其辎重。

（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帝：指元太祖成吉思汗。②斡难河：河名，即今蒙古、俄罗斯境内鄂嫩河、石勒喀河。③乞列思：汉语即禁外系马之所也。④哈敦：敦，音“du”；古代盛黍稷的器具。

【译文】

太祖铁木真召集薛彻、大丑等及其部族，各自用旄车装载着湏酪，在斡难河边设宴。太祖在各部族首领和薛彻的母亲忽儿真面前，合共放了一皮囊的马乳；而在薛彻的第二个母亲野别该面前，单独放了一皮囊的马乳。忽儿真大怒道：“现在铁木真不尊重我，而唯独尊敬野别该吗？”她怀疑是掌管皇帝饮食的官员失丘儿作的，于是鞭打他。因为这个原因薛彻别吉的部族和太祖的部族结怨。当时皇帝的弟弟别里古台掌管乞列思的事情，播里掌管薛彻部族的乞列思之事。播里的随从中有人盗走了别里古台系马的皮带，别里古台就把他抓了起来。播里因此愤怒地砍杀别里古台，结果砍杀了他的背部。左右手下想为他报仇，别里古台制止他们说：“你们想要复仇吗？只是我受伤还没有好，你们暂且等待一下。”手下不听，各自拿起炼马乳的槿木打斗起来，将忽儿真，火里真的哈敦夺了回来。薛彻派使节前来请求和解，于是归还忽儿真、火里真的哈敦。刚好塔塔儿部的首领蔑兀真笑里徒违背了同金

国的盟约，金国君主派丞相完颜襄带兵追杀他，迫使他向北逃走。太祖铁木真听到这个消息，带领身边的士兵在斡难河边迎击蔑兀真笑里徒，同时还下令让薛彻率他手下的士兵来援助。等了六天还没有来，太祖铁木真便亲自同蔑兀真笑里徒作战，并斩杀了他，获得了他的全部物资。

速哥出使金国

速哥，蒙古怯烈^①氏，为人外若质直，而内实沉勇有谋，雅为太宗^②所知。命使金，因俾覘其虚实，语之曰：“即不还，子孙无忧不富贵也。”速哥顿首曰：“臣死，职耳。奉陛下威命以行，可无虑也。”帝悦，赐所常御马。至河，金人闭之舟中，七日始登南岸，又三旬及达汴。及见金主，曰：“天子念尔土地日狭，民力日疲，故遣我致命，尔能共修岁币，通好不绝，则转祸为福矣。”谒者令下拜，速哥曰：“我大国使，为尔屈乎！”金主壮之，取金卮饮之酒曰：“归语汝主，必欲加兵，敢率精锐以相周旋，岁币非所闻也。”速哥饮毕，即怀金卮以出。速哥虽佯为不智，而默识其地理厄塞、城郭人民之强弱。既复命，备以虚实告；且以所怀金卮献。帝喜曰：“我得金于汝手中矣。”复以赐之。始下令征兵南伐，兵至河北岸，方舟欲渡，金军阵于河南，帝令仪卫导速哥居中行，亲率偏师乘阵西策马涉河。会睿宗军亦由襄、邓至，两军夹攻之。及金亡，诏赐金护驾士五人，曰：“此以旌汝为使之不辱也。”昔使过崞州，崞人盗杀其良马，至是，兼以崞民赐之。

（《元史·速哥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怯烈：又译作“克烈”，辽，金时代蒙古高原的强大部族，居地在土拉河、鄂尔浑河上游一带。

②太宗：即元太宗窝阔台（公元1186—1241年）。

【译文】

速哥是蒙古怯烈氏人，他外表看起来质朴木讷，但实际上沉着稳重富有谋略，一向为太宗窝阔台所熟知。太宗命令他出使金国，想让他侦察一下金国的虚实，并且告诉他说：“即使不能返回，你的子孙也不必担心不能富贵呀。”速哥叩头说：“我为国效死，是职责份内之事。遵奉陛下您的恩威命令出行，就没有可担心的。”太宗高兴，便赐给他自己平常经常骑的马匹。到达黄河时，金人把他关在船中，七天后才登上南岸，又过了一个月才到达汴京。等到进见金国皇帝，他便当面陈述说：“我国皇帝顾念你们土地日益狭窄，老百姓的力量日益疲惫，所以派我前来传达他的旨意，希望你们能够每年进贡岁币，两国永远修好，那么就会转祸为福了。”进见者命令速哥跪拜金国皇帝，速哥说：“我是大国的使臣，会为你屈服吗？”金国皇帝看他很勇壮，便取出金质酒杯赐给他美酒说：“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一定要发动战争，我还是要率领我们的精兵强将来抵抗的，进贡岁币从未听说过。”速哥喝完酒，把金质酒杯放在怀中就出来了。速哥虽然假装不很机智，但是却默默地记下了金国的地理形势、山关险塞以及城池和百姓民力的强弱。回来交复使命时，把金国的虚实仔细地呈告太宗，并且还把怀中所藏的金质酒杯进献给皇帝。太宗大喜说：“我从你手中得到了金国呀。”又把这金质酒杯赏赐给他。于是下令征兵南伐，大军抵达黄河北岸，将要乘舟南渡，金国军队在黄河南岸陈兵，太宗命令仪卫军引导速哥在中间进军，自己亲自率领一支军队从大军的西边策马渡河。刚好睿宗拖雷的军队也由

襄、邓两州赶到，两军夹攻金兵。等到金国灭亡后，太宗下诏赏赐为速哥护驾的5名兵士黄金，并说：“这是表彰你们为出使不辱使命而赏赐的。”昔日速哥出使路过崞州，崞州人盗杀了他的良马，一并将崞州的百姓赏赐给了他。

铁木真一试刀锋

初，烈祖征塔塔儿部^①，获其部长铁木真。宣懿太后月伦适生帝^②，手握凝血如赤石。烈祖异之，因其所获铁木真名之，志武功也。族人泰赤乌^③旧与烈祖相善，后因塔儿不台用事，遂生嫌隙，绝不与通。及烈祖崩，帝方幼冲，部众多归泰赤乌。近侍有脱端火儿真者亦将叛，帝自泣留之。脱端曰：“深池已干矣，坚石已碎矣，留复何为！”竟帅众驰去。宣懿太后怒其弱己也，麾旗将兵，躬自追叛者，驱其大半而还。时帝麾下棚只别居萨里河^④。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儿居玉律哥泉，时欲相侵袭，掠萨里河牧马以去，棚只麾左右匿群马中，射杀之。札木合以为怨，遂与泰赤乌诸部合谋，以众三万来战。帝时驻军答兰版朱思^⑤之野，闻变，大集诸部兵，分十有三翼以俟。已而札木合至，帝与大战，破走之。

（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）

【注释】

- ①“烈祖”句：烈祖，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庙号，他的谥号是神元皇帝。塔塔儿部，部落名称。
②“宣懿太后”句：宣懿太后月伦，成吉思汗母亲，宣懿太后是谥号，她的名字叫月伦。帝，指元太祖成吉思汗。
③泰赤乌：成吉思汗未统一蒙古之前的一个较大部落的首领名称，后被成吉思汗征服。
④萨里河：也作萨里川，地名，在今蒙古克鲁伦河上游之西。
⑤答兰版朱思：地名，大约在今蒙古境内。

【译文】

开始的时候，烈祖也速该征讨塔塔儿部落，抓到了他们部落的首领铁木真。宣懿太后月伦刚好生下了元太祖成吉思汗。出生时他手里握着一块像红宝石一样的血块。烈祖也速该非常惊异，于是便将抓获的首领铁木真的名字作为儿子的名字，以庆贺他的战功。同族人泰赤乌以前与烈祖也速该相处很和谐，后来由于塔儿不台掌权，就逐渐产生不满，再后来便断绝关系了。等到烈祖也速该死后，铁木真年纪还小，他的部众纷纷归附了泰赤乌。近侍脱端火儿真也将要背叛，太祖铁木真哭泣着挽留他，脱端说：“深池已经变干了，坚硬的石头也破碎了，留下来还有什么用？”于是率领部众奔驰而去。宣懿太后对他如此贬低自己的部落非常愤怒，就带领士兵，亲自追赶叛变者，终于追回了一大半人马。当时太祖铁木真的部下棚只另外驻扎在萨里河。札木合部落的人秃台察儿驻扎在玉律哥泉，时时来侵犯他们，抢去他们在萨里河放牧的马。棚只于是指挥手下人藏在马群之中，射杀抢马的强盗。札木合由此产生了怨恨，便与泰赤乌的几个部落勾结，带领三万多人前来进犯。太祖铁木真当时驻军在答兰版朱思的效外，听到变故，集合起所有的士兵，分成十三翼前去迎敌。不久札木合的大军赶到，太祖铁木真与他展开大战，最后击败并赶走了他们。

顺帝轻废高丽王

帝以谗废高丽王伯颜帖木儿，立塔思帖木儿为王。国人上书言旧王不当废，新王不

当立之故。初，皇后奇氏^①宗族在高丽，恃宠骄横，伯颜帖木儿屡戒饬不悛，高丽王遂尽杀奇氏族。皇后谓太子曰：“尔年已长，何不为我报仇。”时高丽王昆弟有留京师者，乃议立塔思帖木儿为王，而以奇族子三宝奴为元子，以将作同知^②崔帖木儿为丞相，以兵万人送之国，至鸭绿江，为高丽兵所败，仅余十七骑还京师。

（《元史·顺帝本纪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奇氏：元顺帝第二皇后，名完者忽都。②将作同知：官职名称。

【译文】

元顺帝听信谗言废掉高丽王伯颜帖木儿，立塔思帖木儿为高丽王。国中有人上书阐明不该废旧王，而立新王的理由。起初，皇后奇氏的宗族在高丽国，凭借着皇后的得宠而骄横不可一世。伯颜帖木儿多次劝诫他们，他们都不知悔改，高丽王于是将奇氏宗族全部杀掉了。皇后对太子说：“你已经长大了，怎么不为我报仇呢！”当时高丽王有弟弟留在京师，他上书建议立塔思帖木儿为高丽王，以奇族人的儿子三宝奴为嗣子，委任将作同知崔帖木儿为丞相，并派一万多军队护送他们到高丽国，抵达鸭绿江边时，被高丽兵打得大败，仅仅只剩下十七人返回京师。

德辉论兴亡

岁丁未，世祖^①在潜邸，召见，问曰：“孔子歿已久，今其性安在？”对曰：“圣人与天地终始，无往不在。殿下能行圣人之道，性即在是矣。”又问：“或云，辽以释废，金以儒亡，有诸？”对曰：“辽事臣未周知，金季乃所亲睹，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，余皆武弁世爵，及论军国大事，又不使预闻，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，国之存亡，自有任其责者，儒何咎焉！”世祖然之。因问德辉曰：“祖宗法度具在，而未尽设施者甚多，将如之何？”德辉指银槃，喻曰：“创业之主，如制此器，精选白金良匠，规而成之，畀付后人，传之无穷。当求谨厚者司掌，乃永为宝用。否则不惟缺坏，亦恐有窃而去之者矣。”世祖良久曰：“此正吾心所不忘也。”……又问：“农家作劳，何衣食之不贍？”德辉对曰：“农桑，天下之本，衣食之所从出者也。男耕女织，终岁勤苦，择其精者输之官，余粗恶者将以仰事俯育。而亲民之吏复横敛以尽之，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。”

（《元史·张德辉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世祖：指忽必烈。

【译文】

丁未年，世祖忽必烈在亲王府召见张德辉，问道：“孔子死去已久，现在他学说的生命力在哪里？”张德辉回答说：“圣人与天地同始同终，无处不在。殿下只要能实行圣人的思想主张，那么就得了圣人思想的生命。”世祖又问：“有人说，辽国是由于崇佛而亡国，金国是由于运用儒术而亡国，有这种事吗？”张德辉回答说：“辽国的事情我不太清楚，金国的没落却是我亲眼所见，执掌权力的官员

中曾运用了一、两个儒臣，但其余的都是武官和承袭世爵的权贵，及至商议军国大事，又不让他们参与了解，朝中官员大抵以儒术进仕的三十人中才有一个，国家的废亡，自然有人应承担起这个责任，但儒生又有什么错误呢！”世祖认为他说得很对。于是又问张德辉：“祖宗的旧制法规都已存在，然而尚未完全制定完善的法规也很多，我该怎么办？”张德辉指着银盘，打比喻说：“创业的君王，好像制作这件银器，先要精心挑选白银和好的工匠，规划好样式后再作成，托付给后代，永远流传没有穷尽。应当寻找谨慎温厚的人来掌管，才可以永远使用。否则不仅会缺损毁坏，而且恐怕还会有盗贼偷走它呀。”世祖想了很久才说：“这正是我心里念念不忘的事情呀。”……世祖又问：“农夫耕作劳苦，为什么衣食还是不充足呀？”张德辉回答说：“农桑是天下的根本，穿衣吃饭都要靠它。男人耕种，女人织布，终年辛勤劳苦，挑选上好的产品上交给官府，剩下粗劣的就用来养活一家老小。然而官吏却横征暴敛，将百姓抢掠一空，那么老百姓又怎能富足呢。”

法 制

吕思诚谈钞法

吏部尚书契哲笃、左司都事武祺等，建言更钞法，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，铜钱为子，命廷臣集议。思诚^①曰：“中统、至元自有母子^②，上料为母，下料为子，譬之蒙古人以汉人子为后，皆人类也，尚终为汉人之子，岂有故纸为父而立铜为子者乎？”一座咸笑。思诚又曰：“钱钞用法，见为一致，以虚换实也。分历代钱、至正钱、中统钞、至元钞、交钞分为五项，虑下民知之，藏其实而弃其虚，恐不利于国家也。”契哲笃曰：“至元钞多伪，故更之尔。”思诚曰：“至元钞非伪，人为伪尔。交钞若出，亦为伪者矣。且至元钞，犹故戚也，家之童奴且识之；交钞，犹新戚也，虽不敢不亲，人未识也，其伪反滋多尔。况祖宗之成宪，其可轻改哉。”契哲笃曰：“祖宗法弊，亦可改矣。”思诚曰：“汝辈更法，又欲上诬世皇^③，是汝与世皇争高下也。且自世皇以来，诸帝皆谥曰孝，改其成宪，可谓孝乎？”契哲笃曰：“钱钞兼行何如？”思诚曰：“钱钞兼行，轻重不伦，何者为母，何者为子，汝不通古今，道听而涂说，何足行哉。”契哲笃忿曰：“我等策既不可行，公有何策？”思诚曰：“我有三字策曰：行不得！行不得！”

（《元史·吕思诚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思诚：即吕思诚，字仲实，元朝平定州人，先世为金进士，由金入元，中泰定元年进士，为官正直。②“中统”句：中统，元世祖年号，公元1260—1264年。至元，世祖年号，公元1264—1295年。③世皇：即元世祖忽必烈。

【译文】

吏部尚书契哲笃、左司都事武祺等，建议改革钱钞的法令，以一贯文省的纸币折合一千文铜钱作为母钞，铜钱作为子钞，皇帝下诏命令朝中大臣集体讨论这个建议。吕思诚说：“中统、至元年间本

来有母钞和子钞，质料上等的是母钞，质料次等的是子钞，如同比蒙古人将汉人的儿子作为后代，都是人的同类，但最后还是成了汉人的儿子，怎么会有旧纸是父亲而立铜钱为儿子的呢？”在座的人都笑起来。吕思诚又说：“铜钱纸钞的使用法则，作用是一样的，都是以虚换实罢了。现在历代的铜钱、至正铜钱、中统钞、至元钞、交钞共有五类，只是担心老百姓知道这一点，收藏实物而抛开虚假无用的纸钞，恐怕将对国家大为不利。”契哲笃说：“至元钞有很多是假的，所以要更换它。”吕思诚说：“至元钞不是假的，只是有人造假罢了。如果交钞发行使用，人们也会伪造他。况且至元钞好比是老亲戚，家中的小孩奴仆都能识别；交钞，好象是新结的亲戚，虽然不敢不亲近，但是人们还并没有都认识它，那么伪造的反而更多了。何况祖宗的成规，怎么可以轻易更改呢。”契哲笃说：“祖宗的旧法已经不适用，也可以改革了。”吕思诚说：“你们这些人更改法令，想变乱世祖的规定，这是你们同世祖争夺高下之位呀。况且自从世祖皇帝以来，诸位皇帝都被谥号为孝，更改他的成规，能够说是孝吗？”契哲笃说：“铜钱纸钞一齐发行使用怎么样？”吕思诚说：“铜钱纸钞一起使用，谁重要谁次要分不清楚谁为母钞，谁为子钞，也不明白，你不精通古今钱钞，道听途说提出的建议，怎么值得施行呢。”契哲笃气愤地说：“我们的策略既然不能施行，那么你有什么计策呢？”吕思诚说：“我有三字策略，那就是：不可行、不可行！”

张雄飞廉洁守法

雄飞^①刚直廉慎，始终不易其节。尝坐省中，诏趣召之，见于便殿，谓雄飞曰：“若卿，可谓真廉者矣。闻卿贫甚，今特赐卿银二千五百两、钞二千五百贯。”雄飞拜谢，将出，又诏加赐金五十两及金酒器。雄飞受赐，封识藏于家。后阿合马^②之党以雄飞罢政，诣省乞追夺赐物，裕宗^③在东宫闻之，命参政温迪罕谕丞相安童曰：“上所以赐张雄飞者，旌其廉也，汝岂不知耶？毋为小人所诈。”塔即古阿散^④请检核前省钱谷，复用阿合马之党，竟矫诏追夺之。塔即古阿散等俄以罪诛，帝虑校核失当，命近臣伯颜阅之。中书左丞耶律老哥劝雄飞诣伯颜自辩，雄飞曰：“上以老臣廉，故赐臣，然臣未尝敢轻用，而封识以俟者，政虞今日耳，又可自辩乎？”

（《元史·张雄飞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雄飞：即张雄飞，字鹏举，元朝琅琊临沂人，由金入元，为元官员。②阿合马：元初期大臣，回回人，专权横暴，贪赃不法，后被诛杀。③裕宗：即元世祖忽必烈太子真金。④塔即古阿散：世祖时大臣。

【译文】

张雄飞为官正直廉洁，节操始终不改。有一次在中书省处理公务时，世祖派使者前去诏见他，并在偏殿中接见他，世祖告诉张雄飞说：“只有你，真正可以称得上廉洁呀。我听说你非常清贫，现在特别赏赐给你白银二千五百两，钱钞二千五百贯。”张雄飞跪拜谢恩，将要退出时，世祖又诏命加赐黄金五十两及金质酒器。张雄飞接受赏赐后，全部封存作好标记后密藏在家中。后来阿合马的同党由于张雄飞被罢职，就到中书省请求收缴追回原来所赏赐的物品，裕宗真金听说后，命令参知政事温迪罕诏令丞相安童说：“皇上原先赏赐张雄飞，是为了表彰他的廉洁呀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不要被小人所欺骗。”塔即古阿散奏请检查核实前中书省官员的财政情况，再次起用阿合马的同党，他们最后竟

假传诏书追缴收回赏赐的财物。塔即古阿散等不久因罪被诛杀，世祖考虑到清查核实可能不当，下令近臣伯颜复查。中书省左丞相耶律老哥劝张雄飞到伯颜那里为自己辩辞，张雄飞说：“皇上由于老臣廉洁，所以赏赐我，然而我却未曾敢轻易动用赏赐的财物，而封存后作好标记以等待不测，预料到要发生今天的变故，又有什么可以为自己辩护的呢！”

董用章治民

俊^①忠实自许，不为夷险少移，临阵，勇气慑众，立矢石间，怡然若无事，虽中伤亦不为动。每慕马援^②为人，曰：“马革裹尸，援固可壮。”故战必持矛先士卒，或谏止之，俊曰：“我人臣也，敌在前，不死，乃趋安脱危乎！”先是，戊子岁，朝于行在，诸将献户口，各增数要利，吏请如众，俊曰：“民实少而欺以数多，他日上需求无应，必重敛以承命，是我独利，而民日困也。”行元帅府时，狂男子三百余人期日作乱，事觉，戮其渠魁，余并释之。深、冀^③间妖人惑众，图为不轨，连逮者数万人，有司议当族，俊力请主者，但诛首恶。永安节度使刘成叛降武仙于威州^④，俊下令曰：“逆者一人，余能去逆，即忠义士，与其家财，仍奏官之。众果去成降。沃州民寨天台为盗^⑤，既破降之，他将利其子女，欲掠之，俊曰：“城降而俘其家，仁者不为也。”众义不取。南征时，人多归俊愿为奴者，既全其家，归悉纵为民。邻境人有被掠卖者，亦与直赎还之。

（《元史·董俊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俊：即董俊，字用章，元朝真定藁城人（今河北正定境内），从太祖平金，有功。②马援：西汉大将，多次与胡人战斗，英勇殉国。③深、冀：即今河北省境内。④“永安”句：永安，地名，在今河北境内。武仙，金国大将，降元后复叛，兵败身死。威州，地名，即今河北威县。⑤“沃州”句：沃州，地名，在今河北赵县境内。天台，地名，在今河北境内。

【译文】

董俊要求自己为人忠实，丝毫不为艰难险阻所改变，与敌人作战，勇气震慑众人，立于弓箭飞石之间，镇静自若，如同无事，即使受伤也不为所动。他经常表示钦佩马援的为人，并说：“马革裹尸，马援确实可以称得上悲壮。”因此每次作战他一定拿着兵器身先士卒冲在前面，有人劝告他不要这样，董俊说：“我是皇上的大臣，杀敌在前，不战死，才算是平安无事，脱离危险呀！”起初，戊子年，大臣们、将领们在行宫朝见皇帝，众位将领进献户口册，都加大户口数目以邀功请赏。董俊下属官吏请求像其他将领一样呈报户口数目。董俊说：“百姓人口确实少，而撒谎多报人数，将来皇上无法征得所需百姓，一定要加重征收才能够完成皇上的诏命，那么这只是我一个人获得好处，而老百姓却日益贫困了呀。”董俊在掌管元帅府的时候，有三百多名狂妄的男子约定叛乱，事情被察觉后，只诛杀了他们的首脑，其余的人都被释放了。深州、冀州有蛊惑民众的妖人，图谋不轨，官府接二连三逮捕了数万人，有关部门建议全部诛杀，董俊极力恳请主持这一案件的主管者，只须诛杀为首的作恶者就行了。永安节度使刘成在威州叛变投降武仙，董俊下令说：“只有一人叛变，其余的人只要能离开叛变者，就是忠义之士，归还其家产，并仍上奏朝廷委任为官。”部众果然都离开刘成归降了董俊。沃州有百姓在天台山盘踞作盗匪，在击破盗匪的营寨后，其他将领要用盗匪的子女作奴仆，想抢掠山寨，董俊说：“敌城已经投降，而还要俘掠其百姓，这是仁慈的人不会作的事”众将便基于道义没有抢掠。董

俊南征的时候，百姓多愿归附作他的奴仆，董俊便保全他们的家人，返回后将他们都释放为民。邻境上百姓有的被俘获出卖，董俊也拿出钱赎回他们。

扩廓飞扬跋扈

初，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师^①，齿位相等。及是扩廓帖木儿^②总其兵，思齐心不能平。而张良弼^③首拒命，孔兴、脱列伯等皆以功自恃^④，各怀异见，请别为一军，莫肯统属。衅隙既开，遂成仇敌。扩廓帖木儿乃遣关保、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台^⑤，而思齐亦与良弼合，兵连不能罢。扩廓帖木儿始受命南征，而顾乃退居彰德^⑥，又惟务用兵陕西^⑦，天子之命置而不问，朝廷因疑其有异志。皇太子之奔太原也，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^⑧，因而自立。扩廓帖木儿与李兰奚^⑨等不从。及还京师，皇后奇氏^⑩传旨，令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城，欲胁帝^⑪禅之位。扩廓帖木儿知其意，比至京城三十里，即散遣其军。由是皇太子心衔之。及是，屡趣其出师江淮，扩廓帖木儿第遣弟脱因帖木儿及部将完哲、貂高以兵往山东。而西兵互相胜负，终不解。帝又下诏和解之，顾乃戕杀诏使天下奴等，而跋扈之迹成矣。

（《元史·察罕帖木儿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“李思齐”句：李思齐，元末武将，农民起义后，他曾起兵镇压。察罕帖木儿，字廷瑞，曾祖、父亲为有功之臣，元河南颍州沈丘人，元末起兵镇压农民起义。②扩廓帖木儿：元末将领，本姓王，小字保保，今安徽临泉人，察罕帖木儿之甥、养子，元末兵起后，从察罕起兵镇压红巾军。③张良弼：元末军阀，为李思齐亲信。④“孔兴”句：孔兴，李思齐亲信。脱列伯，李思齐亲信。⑤鹿台：地名，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。⑥彰德：地名，即今河南安阳。⑦陕西：即今陕西、甘肃一带。⑧“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”句：安史之乱爆发后，作为皇太子的李亨留守关中，征讨叛军，后在灵武被众人推举为皇帝，尊父亲李隆基为太上皇，这里指皇太子欲逼元顺帝退位。⑨李兰奚：顺帝朝大臣。⑩奇氏：即元顺帝的第二皇后。⑪帝：指元顺帝妥欢帖睦尔。

【译文】

开始时，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同时起兵镇压农民军，资历和职位大致相等。等到扩廓帖木儿统领他们的军队时，李思齐内心很不平衡。而张良弼首先违抗命令，孔兴、脱列伯等人都居功自傲，各怀心思，都要求单独带领军队，没人愿隶属他统领。矛盾激化后，双方很快成了仇敌。扩廓帖木儿于是派关保、虎林赤出兵向西在鹿台攻打张良弼，然而李思齐也与张良弼联合，两军相连，无法攻破。扩廓帖木儿起先奉命南征，不从，反而退居于彰德，并且只顾出兵攻打陕西李思齐部，对皇上的诏命置之不理，朝廷因此怀疑他企图不轨。皇太子出奔太原，想要仿效唐肃宗于灵武废唐玄宗自立为帝的事，也想逼顺帝退位后自立为帝。扩廓帖木儿与李兰奚等人都不答应。等扩廓返回京城，皇后奇氏传旨，命令扩廓帖木儿率重兵拥太子入京城，想胁迫顺帝禅让帝位给太子。扩廓帖木儿得知她的意图后，等大军到离京城三十里的地方，就遣散了他的军队。由于这个原因皇太子心里非常怨恨他。及至此，皇太子多次催促他出兵，平定江淮，扩廓帖木儿先后派兄弟脱因帖木儿及部将完哲、貂高统军前往山东征讨。而西部与李思齐作战的部队互有胜负，仍然不能和解。顺帝于是又下达诏令命他们和解，扩廓帖木儿反而杀死下达诏书的使者天下奴等人，这样他便开始飞扬跋扈了。

张士诚之反

当是时，徽州、建德皆已陷^①，完者^②屡出师不利。士诚^③素欲图完者，而完者时又强娶平章政事庆童女，达识帖木儿^④虽主其婚，然亦甚厌之，乃阴与士诚定计除完者。扬言使士诚出兵复建德，完者营在杭城北，不为备，遂被围，苗军悉溃，完者与其弟伯颜皆自杀。其后事闻于朝，赠完者潭国忠愍公，伯颜衡国忠烈公。完者既死，士诚兵遂据杭州。十九年，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士信乃大发浙西诸郡民筑杭城。先是，海漕久不通，朝廷遣使来征粮，士诚运米十余万石达京师。方面之权，悉归张氏，达识帖睦尔徒存虚名而已。俄而士诚令其部属自颂功德，必欲求王爵。达识帖睦尔谓左右曰：“我承制居此，徒藉口舌以驭此辈，今张氏复要王爵，朝廷虽微，终不为其所胁，但我今若逆其意，则目前必受害，当忍耻含垢以从之耳。”乃为具文书闻于朝，至再三，不报。士诚遂自立为吴王，即平江^⑤治官阙，立官属。

（《元史·达识帖睦尔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“徽州”句：徽州，今安徽歙县。建德，今浙江建德。②完者：元朝大臣，讨反贼有功，后遭害身死。③士诚：即张士诚，元末农民起义首领，泰州白驹场人。④达识帖木儿：字九成，元朝大臣，讨贼有功。⑤平江：地名，即今江苏苏州。

【译文】

正当此时，徽州、建德都已经陷落，完者屡次出师作战，都不能胜利。张士诚一直图谋除掉完者，而完者当时又强行娶平章政事庆童的女儿作妻子，达识帖木儿虽然主持婚事，仍对他很厌恶，于是阴谋与张士诚除掉完者。他们扬言派张士诚出兵收复建德，完者的军营在杭州城北，没有防备，因而被张士诚围困，他统领的苗军士兵都四散溃逃，完者同他的兄弟伯颜都自杀了。不久朝廷知道了这件事，于是追赠完者谥号为潭国忠愍公，伯颜谥号为衡国忠烈公。完者死后，张士诚的军队于是占领了杭州城。顺帝十九年，由于朝廷加授张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之职，张士信大规模征发浙西各郡的百姓来修筑杭州城。起先，海运粮食的航道很久没有沟通，朝廷派使者前来征收粮食，张士诚便运了十万多石粮食到京城。地方的实权，全部都归了张士诚，达识帖睦尔只徒留虚名。不久张士诚命令他的部下赞颂自己的功德，一定想要得到王爵的封赐。达识帖睦尔对手下人说：“我接受上命在此任职，只是凭着口舌来统治这些人，现在张士诚又想要王位爵号，朝廷虽然衰微，然而还是不会被他所胁迫的，但是我现在如果违背了他的意图，那么一定会马上遭到杀害，还是忍辱含垢听从吧。”于是为他写好文书呈报给朝廷，再三上呈，都未被允许。张士诚于是自立为吴王，在平江建造王府官邸，并设立官署。

赵炳惨遭郭琮毒杀

十六年^①秋，被旨入见便殿，帝劳之曰：“卿去数载，衰白若此，关中^②事烦可知已。”询及民间利病，炳^③悉陈之，因言王薨之后，运使郭琮、郎中郭叔云窃弄威柄，

恣为不法。帝卧听，遽起曰：“闻卿斯言，使老者增健。”饮以上尊马湏。……令乘传偕敕使数人往按琮等。至则琮假嗣王旨，入炳罪，收炳妻孥囚之。时嗣王之六盘^④，徙炳等于平凉北崆峒山^⑤，囚闭益严。炳子仁荣诉于上，即诏近侍二人驰驿而西，脱炳，且械琮党偕来。琮等留使者，醉以酒，选遣人毒炳于平凉狱中，其夜星陨，有声如雷……。帝闻之，抚髀叹曰：“失我良臣！”

（《元史·赵炳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即元世祖十六年，也即公元1276年。②关中：地名，即今陕西省。③炳：即赵炳，字彦明，元惠州涇阳人。④六盘：地名，在今甘肃固原县西南。⑤“徙炳等”句：平凉，地名，即今甘肃平凉。崆峒山，在今甘肃平凉境内。

【译文】

元世祖十六年秋天，赵炳接到圣旨后入宫在偏殿拜见世祖，世祖慰问他说：“你前去任职的这几年内，竟衰老得这般厉害，关中政事的烦劳可想而知呀。”询问民间百姓的疾苦，赵炳便详细陈述，因此讲到安西王死后，转运使郭琮、郎中郭叔云篡夺权力，肆意逞威，横行无忌，不遵法度。世祖起先坐着听，最后竟站起来说：“听了你这一席话，能让年老的人也增强精力呀。”因此赏赐他饮上等马乳。……世祖诏令乘传使及敕使数人前去审查郭琮等人。他们到后郭琮却假传嗣王的旨意，治赵炳罪，拘留赵炳妻子和奴仆并予以囚禁。当时嗣王前往六盘，郭琮于是将赵炳转送到平凉以北的崆峒山，并更加严密地加以囚禁。赵炳的儿子赵仁荣向世祖控诉，世祖马上诏令两名亲近侍臣急驰前往关中，解救赵炳，并拘捕郭琮及同党回京。郭琮等滞留使者，将他们灌醉，并派人将赵炳毒杀于平凉监狱中。这天晚上有流星坠落，并且还有打雷一样的声音……。世祖听到赵炳被害的消息时，拍着大腿说：“失掉了一位好臣子呀！”

高觶拘捕杀人者

三月^①十七日，觶^②宿卫宫中，西蕃僧二人至中书省，言今夕皇太子与国师来建佛事。省中疑之，俾尝出入东宫者，杂识视之，觶等皆莫识也，乃作西蕃语询二僧曰：“皇太子及国师今至何处？”二僧失色。又以汉语诘之，仓皇莫能对，遂执二僧属吏。讯之皆不伏，觶恐有变，乃与尚书忙兀儿、张九思，集卫士及官兵，各执弓矢以备。顷之，枢密副使张易，亦领兵驻宫外。觶问：“果何为？”易曰：“夜后当自见。”觶固问，乃附耳语曰：“皇太子来诛阿合马^③也。”夜二鼓，忽闻人马声，遥见烛笼仪仗，将至宫门，其一人前呼启关，觶谓九思曰：“他时殿下还宫，必以完泽^④、赛羊^⑤二人先”，觶呼二人不应，即语之曰：“皇太子平日未尝行此门，今何来此也？”贼计穷，趋南门。觶留张子政等守西门，亟走南门待之。但闻传呼省官姓名，烛影下遥见阿合马及左丞郝禛已被杀。觶乃与九思大呼曰：“此贼也！”叱卫士急捕之，高和尚^⑥等皆溃去，惟王著^⑦就擒。中丞也先贴木儿与觶等，驰驿往上都^⑧，以其事闻。帝以中外未安，当益严武备，遂劳使遣亟还。高和尚等寻皆伏诛。

（《元史·高觶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三月：指元世祖十八年三月，也即公元1278年。②觶(xī)：即高觶，字彦解，元渤海人，由金入元，为元朝臣。③阿合马：元初期大臣，回回人，历任世祖时重臣，专权横暴，贪赃不法，引起太子和许多大臣的不满，后被设计诛杀。④完泽：为元世祖忽必烈太子真金近臣，后为中书丞相。⑤赛羊：太子真金近臣。⑥高和尚：元世祖时刺杀阿合马的主要人物之一。⑦王著：元世祖时益都千户，因不满阿合马的贪暴，设计诛杀阿合马，之后自己也被处死。⑧上都：元朝的夏都，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二十公里闪电河北岸。

【译文】

元世祖十八年三月十七日，高觶在宫中统领值班警卫巡逻，有两名西蕃僧人前往中书省，传令说今晚皇太子与国师将要来作佛事。中书省官员表示怀疑，便让曾进出过东宫的人，同他们混在一起让警卫们辨认，高觶等人都不认识他们，因此用西蕃语言询问两名僧人道：“皇太子和国师如今在什么地方？”两名僧人都惊惶失色。因此又用汉语追问他们，这两人神色慌张不能回答，因此拘捕两名僧人交给官吏治罪。审讯他们，他们都不交待，高觶唯恐有变乱发生，于是同尚书忙兀儿、张九思，集合警卫和军队，都拿着弓箭作好防备。不久，枢密副使张易，也带领军队驻扎在宫外面。高觶问道：“你究竟干什么？”张易说：“半夜之后你就会明白。”高觶坚持追问，张易因此贴着他的耳朵说：“皇太子将要来诛杀阿合马。”当夜二更天，突然听到人马声，远远地看见灯笼仪仗，将要到宫门前，其中一人上前叫警卫打开宫门，高觶对张九思说：“以往殿下回宫，总是让完泽、赛羊二人在前，”高觶呼叫他们两人的名字，没人答应，于是当即对他们说：“皇太子平时未曾走过这道门，今天为何来这里呀？”反贼无计可施，便奔向南门。高觶留下张子政等人把守西门，自己急忙赶到南门防备他们。但只听到传呼省官姓名的声音，远远地看见烛影之下阿合马及左丞相郝禛已被诛杀。高觶于是与张九思一齐大呼道：“这就是反贼呀！”叱令卫士们赶快追捕，但高和尚等人都已逃走，只有王著被抓住了。中丞也先贴木儿同高觶等，急驰赶往上都，将这件事上奏世祖。世祖觉得朝廷内外尚未安定，应当更加严守防备，于是在慰劳他们后又派他们急速返回。高和尚等人不久都被诛杀。

元 欲壑难填秃刺死

秃刺，太祖^①次子察合台四世孙也。少以勇力闻。大德十一年^②春，成宗崩，左丞相阿忽台等潜谋立安西王阿难答，而推皇后伯岳吾氏称制，中外汹汹。仁宗归自怀孟^③，引秃刺入内，缚阿忽台等以出，诛之，大事遂定。武宗^④即位，第功，封越王，锡^⑤金印，以绍兴路为其封地。秃刺居常怏怏，有怨望意。至大^⑥元年秋，武宗幸凉亭，将御舟，秃刺前止之。帝曰：“尔何如？朕欲登舟。”秃刺曰：“人有常言：一箭中麋，毋曰自能；百兔未得，未可遽止。”此盖国俗济辈相靳之语，而秃刺言之，武宗由是衔焉。既而大宴万岁山，秃刺醉起，解其腰带掷诸地，嗔目谓帝曰：“尔与我者，止此尔！”帝益疑其有异志。二年春，命楚王牙忽都、丞相脱脱、平章赤因铁木儿鞠之，辞服，遂伏诛。

(《元史·秃刺传》)

【注释】

①太祖：指成吉思汗。②大德十一年：即公元1308年。大德，元成宗年号。③“仁宗”句：仁

宗，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。怀孟，地名，在今河南境内。④武宗：即元武宗海山。⑤锡：通“赐”。⑥至大：元武宗年号。

【译文】

元太祖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第四世孙秃剌。年轻时就以勇武有力而闻名。大德十一年春，元成宗驾崩，左丞相阿忽台等阴谋拥立安西王阿难答，而推举皇后伯岳吾氏登基称帝，朝廷上下纷乱不安。元仁宗从怀孟回到京师，让秃剌进入内宫，把阿忽台等人抓了出来，并予以诛杀，国家大局才算安定下来。元武宗即位，论功行赏，秃剌被封为越王，并赐以金印，将绍兴路作为他的分封属地。秃剌平素总是不满意，颇有埋怨之意。至大元年秋天，元武宗驾幸凉亭，将要登舟泛游，秃剌上前阻止武宗。皇帝说：“你要怎么样？我要登舟泛游。”秃剌说：“人们有句老话说：一箭射中麋鹿，不要说自己能干；没有射杀一百只兔子之前，不要轻易放弃。”因为这是当时国中同辈人相互嘲笑的话，而秃剌竟说了出来，武宗由此而怀恨秃剌。不久皇帝大宴群臣于万岁山，秃剌喝醉后站起来，解下他的腰带掷在地上，瞪着眼睛愤怒地对武宗讲：“你与我的关系到此为止了！”皇帝愈加怀疑秃剌有不轨之心。武宗二年春，皇帝命令楚王牙忽都、丞相脱脱，平章赤因铁木儿一齐审问他，他招认了，不久便被诛杀。

宝合丁专断妄为

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专制岁久，有窃据之志，忌忽哥赤^①来为王，设宴置毒酒中，且赂王相府官无泄其事。立道^②闻之，趋入见，守门者拒之，立道怒与争，王闻其声，使人召立道，乃得入，为王言之。王引其手，使探口中，肉已腐矣。是夕，王薨。宝合丁遂据王座，使人讽王妃索王印。立道潜结义士，得十三人，约共讨贼，刺臂血和金属饮之，推一人走京师告变。事颇露，宝合丁乃囚立道，将杀之。人匠提举^③张忠者，燕人也，于立道为族兄，结壮士夜劫诸狱，出之，共亡至土蕃界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罗欢、王傅别帖与告变人俱来。二人者遂^④与立道俱还，按宝合丁及王府官尝受赂者，皆伏诛。

（《元史·张立道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忽哥赤：元世祖时被封为亲王，后被毒死。②立道：即张立道，字显卿，其祖先是陈留人，后入大名，从元世祖北征，出使有功。③人匠提举：官职，执掌工匠提举司的长官。④遂：于是。

【译文】

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长期专权独断，并有窃据王位的野心，只是顾忌忽哥赤前来为王，因此设宴在酒中下毒，并贿赂王府大小官员不要泄漏这件事情。张立道知道后，马上赶入王府探视亲王，守门的人不让他进，张立道愤怒地同他们争辩，亲王听到他的声音，马上派人召见他，张立道才得以进入王府，向亲王讲述传闻。亲王拉着他的手，让他探视口中，张立道发现亲王子口里的肉已经腐坏了。这天晚上，亲王死去。宝合丁于是占据王位，派人暗中向王妃索要王印。张立道暗中集结侠义之士，一共13人，约定一齐声讨反贼，刺出臂上的鲜血，混合金属，同饮结盟，推举一人到京城去报告变乱的消息。事情暴露后，宝合丁将张立道囚禁，并打算杀害他。人匠提举张忠，是燕人，与张

立道是族兄弟关系，他集结壮士夜晚劫狱，救出了张立道，与他一同逃亡到土蕃的边界，遇到世祖所派遣的御史大夫博罗欢、王傅别帖同报告消息的人一同前来。两人因此同张立道一齐返回，追查宝合丁以及曾受贿赂的王府官员的罪行，认罪后都被诛杀。

伯颜平宋遭构陷

伯颜^①之取宋而还也，诏百官郊迎以劳之，平章阿合马^②，先百官半舍道谒，伯颜解所服玉钩条遗之，且曰：“宋宝玉固多，吾实无所取，勿以此为薄也。”阿合马谓其轻己，思中伤之，乃诬以平宋时，取其玉桃盏，帝命按之，无验，遂释之，复其任。阿合马既死，有献此盏者，帝愕然曰：“几陷我忠良！”别吉里迷失^③尝^④诬伯颜以死罪，未几，以它罪诛，敕伯颜临视，伯颜与之酒，怆然不顾而返。世祖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彼自有罪，以臣临之，人将不知天诛之公也。”

（《元史·伯颜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伯颜：元朝著名军事家、政治家，元世祖忽必烈时，带兵灭亡南宋，生于公元1236年，死于公元1295年。②阿合马：元朝初期大臣，回回人，出生于中亚费纳喀忒，专权横暴，后被杀，生年不详，卒于公元1282年。③别吉里迷失：人名，元世祖忽必烈时大臣。④尝：曾经。

【译文】

伯颜攻取宋朝后班师回朝，世祖诏令百官到城郊迎接他们，以示慰劳。平章阿合马，先于百官在半路上迎侯伯颜，伯颜解下他身上所穿的玉钩条送给阿合马，并说：“宋朝的宝玉虽然多，我实在是没有拿，希望不要认为这件礼物太薄了。”阿合马觉得伯颜轻视自己，就想中伤他，因此诬陷他平宋的时候，私自拿了玉桃盏，世祖下令追查，没有证据，因此释放了他，并且还恢复了他的官职。阿合马死后，有人进献玉桃盏，世祖惊愕地说：“差一点诬陷了我的忠臣！”别吉里迷失曾经诬陷伯颜想致他死罪，不久，别氏由于其它罪行将被诛杀，世祖敕令伯颜前去监斩，伯颜递给他酒，痛苦得没有回头地离开了。世祖询问他缘故，伯颜回答说：“他本来有罪，让我前去监斩，别人就不会认为这是上天诛杀他的公正行为呀。”

王荣伤人起风波

纯只海，散术台氏。弱冠宿卫太祖^①帐下，从征西域诸国有功。己亥，同僚王荣^②潜畜异志，欲杀纯只海，伏甲縶之，断其两足跟，以帛缠纯只海口，置佛祠中。纯只海妻喜礼伯伦闻之，率其众攻荣家夺出之。纯只海裹疮从二子驰旁郡，请兵讨荣，杀之。朝廷遣使以荣妻孥^③资产赐纯只海家，且尽驱怀^④民万余口郭外，将戮之。纯只海力争曰：“为恶者止荣一人耳，其民何罪。若果尽诛，徒守空城何为。苟朝廷罪使者以不杀，吾请以身当之。”使者还奏，帝是其言，民赖不死。纯只海给荣妻孥券，放为民，遂^⑤以其宅为官廨，秋毫无所取。郡人德之。

（《元史·纯只海传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太祖：即元太祖成吉思汗（公元1162—1227年）。②王荣：元太祖时曾任怀州官员。③孛（nú）：同“奴”。④怀：地名，在今河南沁阳境内。⑤遂：于是。

【译文】

是散术台氏人纯只海。十五岁时在太祖帐下任值班警卫，跟随太祖征讨西域各国立下了功劳。己亥日，同僚王荣暗中怀有不轨的企图，想要杀掉纯只海，便埋下伏兵抓住了他，并砍断了他的两个脚后跟，用布帛塞住了纯只海的口，然后把他放在佛祠中。纯只海的妻子喜礼伯伦知道这个消息后，率领部队攻打王荣家，夺出了丈夫。纯只海裹着伤口随着两个儿子急驰至旁郡，请求救兵征讨王荣，并诛杀了他。朝廷派使者将王荣的妻子、家奴以及财产统统赏赐给纯只海家，并驱赶一万多名怀州百姓到城外，打算将他们全部杀死。纯只海极力劝说：“犯下罪恶的仅仅只是王荣一人罢了，那么怀州百姓又有什么罪呢。倘若全部杀死了，只防守一座空城又有何用呢？如果朝廷怪罪使者没有诛杀民夫，那么我请求由本人承担罪责。”使者回奏皇帝，皇帝答应了他的要求，百姓因此免于死。纯只海交给王荣的妻子充官为奴的凭据，释放她为百姓。于是又把王荣的府宅作为官署，秋毫无犯，郡中的百姓都觉得他有品德。

三宝奴骗财受控告

武昌妇人刘氏，诣御史台诉三宝奴^①夺其所进亡宋玉玺一、金椅一、夜明珠二。奉旨，令尚书省及御史中丞冀德方，也可札鲁忽赤^②别铁木儿，中政使^③搠只等杂问。刘氏称故翟万户妻，三宝奴谪武昌时，与刘往来，及三宝奴贵，刘托以追逃婢来京师，谒三宝奴于其家，不答，入其西廊，见榻上有逃婢所窃宝鞍及其手缝锦帕，以问，三宝奴又不答。忿恨而出，即求书状人乔瑜为状，乃因尹荣往见察院吏李节，入诉于台。狱成，以刘氏为妄。有旨，斩乔瑜，答李节，杖刘氏及尹荣，归之原籍。

（《元史·武宗本纪》）

【注释】

①三宝奴：元武宗时官员。②也可札鲁忽赤：札鲁忽赤，汉译“断事官”；也可札鲁忽赤，即“大断事官”，先是总揽各种政务，入元以后，变成了司法长官。③中政使：中政院长官，掌管皇后宫中财赋及其它事务。

【译文】

武昌的妇人刘氏，到御史台状告三宝奴夺走她打算进献的亡宋的一方玉玺、一把金椅、两颗夜明珠。朝廷下旨，命尚书省臣及御史中丞冀德方，也可札鲁忽赤别铁木儿，中政使搠只等一齐审理这件讼案。刘氏自称她是已亡故翟万户的妻子，三宝奴被贬职武昌时，与刘氏有来往，三宝奴显贵了后，刘氏因要委托他追拿逃走的奴婢来到京师，到三宝奴家拜访他，三宝奴不肯帮忙。刘氏进入他家的西廊，看见屋中床榻上有逃走奴婢所盗走的宝鞍以及手缝的锦帕，刘氏拿着这些东西质问三宝奴，他又不回答。刘氏忿恨地离开了三宝奴家，立即请求写状纸的乔瑜写了状纸，又凭着尹荣的关系，前去见按察院的小吏李节，最后到御史台状告三宝奴。讼案审判的结果，觉得刘氏是瞎说。因此传下圣旨，